

遠征緬甸救英軍記(上)

孫蔚民

前言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依其預定大舉侵華計劃，在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附近，施行軍事演習，襲擊宛平縣城，全國同胞毅然奮起抗戰。此即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對日八年抗戰。「七七」這個莊嚴偉大的日子，使中華民族從苦難中站立起來，從戰團中贏取了勝利。中共無恥偽造歷史對「七、七」抗戰的史實，竟以領導者自居，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自由世界以及中國大陸上五十歲以上的人，心裡明明白白，是蔣中正委員長領導八年抗戰而獲得勝利的。中共豈可一手遮天，更遮不住世界正義人士的眼睛。

筆者寫「遠征緬甸救英軍記」，旨在舉出中國遠征軍仁安羌大捷，是國軍第一次和盟軍並肩作戰所得的榮譽，也是中華兒女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堅貞英勇事跡之一。

日軍於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港（珍珠港是美國海軍遠東重要根據地，它和檀香山均屬於夏威夷羣島的歐胡島）掀起了

太平洋大戰。由於偷襲幸獲成功，日軍食髓知味，在東南亞各地連續發動襲擊。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國遠東殖民地香港亦陷落於日軍之手。

香港淪於日軍之後，美、英兩國始認識遠東方面非由中國軍隊擔負主要作戰任務不可。乃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由蔣委員長主持，在重慶舉行中、美、英三國軍事代表會議，美國出席代表白魯德將軍，英國代表為駐印度總督兼英印軍總司令魏非爾將軍。

民國三十一年元旦，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國在美京華盛頓發表反侵略宣言，正式向全球各國表示對日、德、意軸心國聯合作戰，絕不單獨媾和。此次宣言，以中英美蘇四國為中心，自比中國列入世界四強之一。同盟國一致推舉蔣委員長為二十六國聯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並將越南、泰國、緬甸劃入中國戰區，凡在此一地區作戰之盟軍，均受蔣委員長之指揮。

元月二日，蔣委員長就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世界各國的輿論，譽為亞洲歷史上空前之光榮，推許蔣委員長剛毅果敢，復裕達大度尤為蓋世之人傑。

日軍於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上旬，先後結集於緬甸南部及泰國北部，分三路入侵緬甸，英軍告急，國軍入緬部隊兼程趕進，以運輸遲緩，先頭部隊進入同古，仰光已失，日軍突破英印軍防線，向北猛攻，英印軍節節敗退，情勢危急。中國政府應英國之請，派遣遠征軍入緬協助英軍作戰，以解英軍之圍，特任羅卓英為遠征軍司令長官。筆者當時在遠征軍孫立人將軍的新三十八師任上尉連長，對於援救英軍突圍出險之役，躬親參與，茲就記憶所及，略述如後。

緬甸位於中南半島西部，西鄰印度與孟加拉，東界寮國與泰國，北與中國雲南省為界，面積約六十萬方公里，與我國地理、歷史、文化、民族都有極深厚的關係。東西廣約五百哩，南北長一千三百餘哩，南部五百哩，為一狹長地帶。如果把緬甸比做一匹大象的頭，則南部狹長地帶便是它的鼻子，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好似它凸出的下唇。緬甸被稱為「快樂之地」，因為緬甸人隨遇而安，不成就於進取，是一個篤信佛教樂天安命的民族。緬甸境內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產豐富，緬甸油田年出產一千萬至一千五百萬桶汽油

，可謂得天獨厚。

緬甸的人口現約三千五百萬，包括許多種不同的民族，操多種不同語言，緬甸族是國內最大的民族，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一，集居在全國最肥沃的中央平原地帶，佛教徒佔百分之九十，緬甸有許多中國和印度的僑民，印度僑民人數約一百萬，分佈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平原，華僑約五十萬，以雲南省人佔大多數。緬甸與中國自隋唐以來，關係至為密切，元、明、清三代，均為中國藩屬。

十九世紀初葉，英國攻掠緬甸，一八二六年，佔領下緬甸部份地區，至一八八六年，佔領上緬甸，並併為印度之一部，緬甸人開始嚐到殖民地的痛苦滋味。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英國將緬甸劃出印度，成為直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始獲得獨立。

遠征緬甸增援英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猛撲南洋，炸沉「威爾斯親王號」戰艦與「雷爾斯號」戰艦巡洋艦。歷十五年之經營，號稱遠東直布羅陀的星加坡軍港，亦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淪陷；蘇門答臘，婆羅洲以及南洋的英、荷各屬地盡皆淪亡。緬甸邊境亦為少數敵軍所突破，由於局勢險惡，英國乃請求我國派軍入緬，中國為負擔國際義務，不顧自己的艱苦困難，毅然派出遠征軍入緬，增援英印軍作戰。國軍第六軍四十九師，自芒市首先開進緬甸，增援英軍的防

地。隨後，第五軍及第六軍之新三十八師，相繼開入緬甸，與日軍作戰。

孫立人將軍之新三十八師於三十一年三月底進入緬甸的臘戍，除一四團暫留住臘戍擔任警戒外，一二團及一三團，乘火車向緬甸中部的曼德勒——「聖城」附近挺進。

國軍進入緬甸時，華僑興奮狂歡，鞭炮聲震耳欲聾，慰勞品源源湧到。

華僑扶老携幼，提着慰勞品從四方八面趕來歡迎國軍，他們臉上都泛着驕傲和感動的表情，甚至喜極而泣者有之，年老的僑胞個個手持國旗搖個不停，一串串的鞭炮也放個不停。他們層層包圍着國軍，向我軍頻頻揮手，一面齊聲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聲震屋瓦，每個僑胞都捨不得離開，都興高采烈地談著：「祖國軍隊來了！祖國軍隊來了！祖國軍隊好神氣呀！祖國軍隊好年輕呀！今天終於看到祖國的軍隊，好高興呀！」這種熱烈愛國歡欣鼓舞的場面，令人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動和快樂，使我畢生難忘。

曼德勒——「聖城」一瞥

四月初，國軍新三十八師一二三團官兵從臘戍乘火車南下，時值仲春，向鐵路兩旁舉目望去，盡是一片蒼鬱青翠，古木參天，處處充滿南國氣息。行車七小時約二百九十里，遠遠地便望到莊嚴美觀的佛塔。如雨後春筍般的高聳入雲，啊！曼德勒（MANDALAY）到了！曼德勒到了！曼德勒是緬甸第一大城市，在緬甸人的心目中，它是以「聖城」之尊，被他們所喜愛的。曼

德勒是由新舊兩城合共組成的，所謂「聖城」是它的舊城。舊城有許多土丘和高聳入雲的紀念塔，周圍都是古色古香的名勝古蹟，「聖城」之名，即此而得。舊城的西邊，還有一個完全現代化建築的市面。都是紅磚綠瓦二層樓單獨的別墅，這些據當地人說都是英國人和有錢的人士所住，街道寬大整齊。初到曼德勒，我第一個印象，就是中世紀的古典美與二十世紀的現代美在這裡互相輝映。

聖城，是一塊被三丘一水所包圍着的「盆地」；東西北三方都是土丘。南面有一條河緩緩南流，注入馬達班灣，這便是貫穿緬甸的伊洛瓦底江。舊城面積不大，東西六哩，南北亦僅八哩。但是它的風景却很別緻，全境密佈着綠油油的樹木，碧草如茵，野花各色，間隔相稱，儼成一幅天然地氈，環境清幽，充分顯露出南國的熱帶風光。

聖城約有人口十五萬左右，外僑人數亦不多，僑民們大多以經商為主，本地人以富翁寓公佔多數，英國人住的獨立洋房到處皆是。

這個舊城不愧是一個聖城，城內寺、塔佛圖，真是不可勝計，據說緬甸人篤信鬼神，深信人死後，必須由高塔步入天堂，所以建造一座座高塔於聖城。據估計曼德勒這個地方，就有二萬所的高塔，至於較小的連數亦數不清。在聖城四周團團圍住的城牆上，亦劃着種種古式寺塔，保存着許多古蹟。城內有米終氏王的王宮，殿內完全由箱砌成，這是最莊嚴的聖地。王后的宮室和塔，仍舊好好地矗立在那裡，保持着原有的狀態。

其中最著名的，首推七百五十座阿羅漢塔，和王后僧寺，內部全是陳列着阿羅漢像。與由戰爭獲勝俘獲來的戰利品，這些多數是青銅黑鐵的笨傢伙。

王后僧寺，是由谿可木（亞細亞印度一帶特產，被譽為世界第一良材）造成的宮殿，上面刻着許多古代雕刻家雕刻的精美圖案。這建築與埃及金字塔，堪可媲美。

日軍自進佔新加坡軍港後，為徹底打擊英軍，並遮斷我國國際路線起見，便以五個師團十餘萬眾，侵入緬甸。英軍告急，我入緬先頭部隊進入同古，仰光已失，日軍突破了英軍的防線，向北猛攻，沿鐵路線進迫東瓜、勃郎、與我第五軍所屬的二百師和新二十二師發生激戰，日軍除以飛機大炮狂炸濫射外，並以戰車縱橫掃射，以打擊我軍，但我軍奮勇抵抗，堅守不退，血戰四日夜，始轉移陣地。

斷糧斷水英軍告急

四月一日，日軍攻佔東瓜、勃郎、阿藍廟、馬格威等地後，為減少側面威脅，乃以其三十三師團，沿伊洛瓦底江北進，十六日竄至緬甸中部的仁安羌油田，該地英軍第一師及其戰車一營，被日軍包圍，糧盡彈缺，水源斷絕，後援不繼，危急萬分。蔣委員長本於休戚與共的精神，嚴令我遠征軍急速馳援。我遠征軍長官部乃命甫由國內到達防守曼德勒之新三十八師兩個團，兼程馳往救援。

我師於四月十七日奉到緊急命令後，即由副

師長齊學啓將軍率領劉放吾的一二三團，由曼德勒郊外登上汽車，直開仁安羌。途經設於色當的英軍亞歷山大統帥指揮部報到時，恰好我們師長孫立人將軍亦趕到指揮部。

亞歷山大統帥拿出一份英軍第一師長的電報給我們師長看，電文的大意是說：「被圍官兵已經斷絕了兩天的水糧，而且到了最後關頭，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圍，便有瓦解的可能……。」亞歷山大臉上顯然變了顏色，他凝視前方，目光恍惚，神經緊張。不過我們師長孫立人將軍很鎮靜，而且很堅決的向亞歷山大統帥說：「請你轉告在仁安羌的貴軍，無論如何再忍耐一天，我的部隊縱使戰到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在二十四小時內，擊潰日軍，救出你的部隊……。」當時亞歷山大統帥非常感動的向前兩步緊緊地握住孫立人將軍的手說：「君子！我相信你，謝謝你的部隊，將軍！」

國軍一團抵英一師

十七日下午，一位英軍少校帶了英兵兩名攜帶無線電臺一具來到我們團部報到，原來是亞歷山大統帥派來的連絡官。這位連絡官講得一口漂亮而流利的國語，他說是在中國北平出生的。當他看到我們士兵的裝備，尤其是每個官兵脚上穿的那雙草鞋時，立刻露出詫異和不屑的神情。「你們只來一個團嗎？」他說。——這也難怪他要問，因為在他看來，這些赤脚穿草鞋著短褲的中國軍人，沒有牛肉罐頭與麵包吃，又不懂得跳舞和開香檳酒，安能和日本皇軍打仗呢？日本皇軍

如何厲害，在仰光的英印緬軍是領教過的了。他的表情看我們官兵眼裡，實在很刺目，於是我們齊副師長很客氣，但極堅定地告訴他：「中國軍隊一個團，要抵貴國軍隊一個師甚至一個軍。因為我們的士兵一個可抵十個日軍，而且具有最靈的一種武器——犧牲的精神——就是不怕死。」

當然，我們的一個團兵力，跟英軍被圍的那一師機械化部隊和戰車營比起來，顯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難怪這位英軍連絡官，聳聳肩，兩手一攤，無可奈何地一笑，連說：「是！是！」。

抱必死心準備夜戰

新三十八師是一個訓練有素，極端精銳，善於夜戰，奇襲，果敢，猛進的隊伍。四月十七日，黃昏前開到了仁安羌拼牆河北岸，在距河五英里的地方，進入攻擊準備位置，準備夜間攻擊。

師長孫立人將軍召集連長以上幹部，在地圖上指示當面之敵情與友軍——英軍第一師的位置，而且訓示：「本師的力量不是單靠武器與敵人較量，主要的是，發揮以一當十的以寡擊眾的技術，和攻擊的精神與犧牲的決心和日軍作戰，先派一一三團來仁安羌，是解救被圍的英軍，也是一二三團全體官兵的光榮。這一仗不但是悠關本師及整個遠征軍的榮譽，而且更影響到我國的聲譽，所以各級指揮幹部務須身先士卒，抱『不成功，便成仁』的犧牲決心，奮勇向前。攻擊目標第一階段是，先把拼牆河北岸地區之日軍擊潰，看那一連先到拼牆河邊即用紅白旗交叉左右搖動與英軍取得連絡，掩護其突圍，一一二團隨後就

到，後方不必顧慮，只管向前衝殺日軍……。」
 聆聽師長訓示後，整個部隊激起人人奮戰，個個爭先，步步殺敵的高昂士氣，所有幹部無不誓抱「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身先士卒率領士兵勇往直前，向敵人陣地猛攻。

短兵相接肉搏殺敵

我一二三團的部署是以公路為界，楊振漢的第一營在左，劉湘衡的第二營在右，第三營為預備隊，並擔任兩側與後方警戒。

十七日夜九時，全團向敵陣攻擊前進，本連（第二營第五連）正值搜索前進中，突然，叢樹中出來兩個被日軍衝散的印度士兵。看到我搜兵時，竟嚇得直發抖，跪在地上，舉起雙手說：「向你們投降的，日本人。」

「我們是中國軍隊，來救你們英印軍的，起來，不要怕。」我對兩個印兵說，這兩個黑面孔的印度兵，才半信半疑地把手放下，站了起來，臉上露出笑容，連說：「謝謝。」

「你們知道日本軍有多少？位置在那裡？能否告訴我。」我說。

「在前面約二百碼一帶的高地上，多少人不太清楚。」印度兵說。

「指揮官，我們倆已三天沒吃食物了，而且水也沒喝一滴，能否給些食物與水吃？」他們說。我把自己所帶的一壺水，和兩個夾鹹菜的饅頭給他們吃，同時派人送他們到營部去。

「謝謝！」他們臨走時高興地致謝，並舉手向我行禮。當夜十時卅分左右，我搜索兵首先發

現敵人的陣地。我命全連弟兄儘量利用地形地物潛行接近敵陣，非有命令不得開槍。潛行到適當距離時，在我一聲令下——衝鋒，就把敵人的據點佔領了，俘虜了五個日本鬼子兵，送到後方。

在軍事常識上說，這只是敵人的前哨——警戒陣地。因此，我連繼續嚴密的搜索前進，於十八日凌晨二時，與日軍的主陣地接觸，我命全連弟兄向敵人陣地猛撲，官兵們奮勇地直向敵人的陣地衝去，經過了二小時的衝殺，日軍不支潰退。我連仍然猛追，直至仁安羌油田前的拼牆河邊時才又遭日敵的頑強抵抗，時間已是翌日上午七時。此時，日軍的大炮，向我連猛烈轟擊，而且日機亦臨空轟炸，掃射我連，我連雖在敵人的炮火與敵機交織壓制之下，頗有傷亡，但仍能表現堅忍與大無畏的戰鬥精神，在我軍迫擊炮及輕重機槍猛烈的火力掩護下，全連官兵個個爭先，人人效死抱「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勇猛地攻向敵人設於河邊之陣地，與日軍短兵相接，肉搏格殺起來，這時最能發揮殺敵效果的，便是連上的幾把大刀（每班配有兩把），如同秋風掃落葉似的，把鬼子兵砍得人頭滾滾，向河的南岸潰逃，而這些潰逃至河中的敵人，個個也不能逃脫我各種槍械的射靶，變成了拼牆河底的水鬼。

先救出英印軍三千

正當本連全力掃清邊堅固守陣地頑強抵抗之日敵時，機二連譚龍彬連長率領重機槍兩挺趕來增援，增強本連火力，他一到達即在陣地上用望遠鏡瞭望南岸敵陣。我看他們太暴露了，便不願一

切地向他大吼：「喂！老譚，你不要命了，太暴露了！敵人有狙擊兵在左前方的森林裡，趕快臥倒……。」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哎喲！孫兒，我負傷了！」譚連長說。我看到他右大腿鮮血直流，氣得我鼻子直冒煙似的，祇有給他安慰，即命看護士給他裹傷，注射止痛藥，並派人把他抬送到後方。

上午時，我連已將公路右側之日軍，全部肅清，於是我立即派人與困在拼牆河南岸之英軍用預先約定的旗號，取得連絡，並以猛烈之火力掩護在南岸的英軍突圍，首先被救出的三千餘英印軍部隊，不顧日軍的砲火封鎖的拼牆河，拼命地由南岸衝到河中涉水向北岸奔跑到我軍陣地前，個個翹起大拇指表示欽佩與感謝。當我看到英印軍被我連首先救出時，我內心感到無限的欣慰與自豪。正在此時，有一位肩上佩着官階的英軍指揮官偕一位華僑翻譯來到我的指揮所，大概他看到我腰間佩着左輪手槍，胸前掛着望遠鏡吧，因此，逕自走向我的面前。

「請問，你是中國部隊的指揮官嗎？」他滿懷感激的說。

「是！我是中國部隊的連指揮官。」我說。

「我是英軍部隊的旅長。」他自我介紹說。

「噢！你有什麼事嗎？將軍。」我說。

這位英軍旅長緊緊地握着我的手，他的表情充滿感激地對我說：「我實在欽佩貴國英勇的軍人，真是個了不起的中國軍隊，指揮官，謝謝你的部隊救出了我們一旅人。不過我們英軍還有幾千人困在河的南岸油田中心地區，請你趕快率領

你的弟兄們衝過河去救出我們英軍吧！」

「當然，將軍請放心，我們中國軍隊的任務就是要把貴軍全都解救出來。不過，我已奉上級指揮官命令暫時停止前進攻擊日軍，但我可以把將軍的意見電告上級。」

「謝謝你，上尉！能否請你派人帶我去見你們的高級指揮官？」他激動地說。

「當然可以，馬上就派人陪你去。」我說。

「那太好了！太好了！謝謝你！上尉。」他說。當要離開的時候，我問那位翻譯說：「你是那裡人？貴姓大名？到緬甸有幾年了……？」

「我是廣東臺山人，姓陳名△△，來緬甸已經三代了，我隨父親在仰光經商，因仰光陷落時隨英軍撤退來到仁安羌，臨時被英軍征用作這項工作，今天能看到祖國英勇偉大的國軍營救英軍，我深深地引以為榮。」他說。

「祖國現在正與美、英等同盟國對抗德、意、日軸心國。希望你能回到祖國參加國軍抗戰行列。」我對他說。

「是呀！我已經加入了英軍，有機會我一定參加祖國的軍隊。」他說。「歡迎！歡迎！」我說。

當我派一位弟兄送他們去團指揮所時，這位英軍的旅長又緊緊地握着我手說：「上尉，我非常欽佩你們中國軍隊作戰的英勇。但我們英軍已三天沒有吃東西了，實在太辛苦了！無論如何你要請求上級准許你馬上渡河攻擊，把我們仍困在油田的英軍救出來。」

英軍大營中國麵包

我聽到他說三天沒吃東西了，我對他說：「你願嚐嚐中國的麵包好嗎？」

「那太好了！太好了！」他說。

我就叫弟兄拿四個夾有鹹菜的饅頭分給他們各兩個，不到三分鐘他們就吃下肚了。

「謝謝你，上尉！他們說。」「再見，再見！」

正午十二時，左翼的第一營亦攻到了拼牆河北岸，到此，我團已達成了師長所指示的第一階段攻擊目標——把拼牆河北岸之日軍全部肅清。於是，我團奉命暫時停止進攻，略作整理並補充彈藥，就地加強工事，並嚴密警戒以防敵軍側面逆襲。英方雖一再催請我軍立刻渡河進攻，但我們師長認為白天渡河太暴露，敵軍又是居高臨下，我軍佔在仰攻態勢，如果攻擊稍一頓挫，敵人可能立即窺破我軍實力，這樣一來，不但不易達成解救全部英軍的任務，並且可能把我團陷入了危險的境地。

英軍統帥要求出擊

因此，孫立人師長命令我團暫時停止正面攻擊，堅守北岸所佔領的陣地而命令在黃昏以前用盡各種手段把當面的敵情和地形偵察清楚，再利用黃昏後渡河佔領橋頭陣地，掩護主力渡河，準備在夜間攻擊。

英軍統帥亞歷山大和英軍第一軍團長史烈蒙將軍對於我們師長這樣萬全的攻擊計劃，雖然十分讚同，但救兵如救火，怎樣才能使他的部隊立刻解救出來，却是他們更焦急的一個問題。因為他們一再接到被圍的第一師長斯高特將軍的告急

無線電話，報告被圍的官兵已經無法控制，再也不能忍耐一刻了，史利蒙將軍顯得焦急萬分；他凝視着孫師長。不過我們師長的態度却很平靜，並且堅決地請他轉告第一師師長說：「貴師既已忍耐了兩天，無論如何得堅持到最後一夜。中國軍隊，連我在內，即使戰到最後一人，也要把貴軍在明天上午六時前解救出險！」這句話，使史烈蒙軍團長大為感動，忙過來和我們師長緊緊地握手，表示這是一個君子協定，誰也不能賴。

「電話，電話！連長接電話。」通信兵大聲喊叫。

「喂！我是第五連連長孫蔚民。」

「你要詳細的觀察南岸之敵情，對右側嚴加警戒以防敵之逆襲。並派人偵察渡河點，隨時待命過河進攻。」團長說。

「右側已派出警戒而且正在搜索之中，前面這條河有三處都可以涉水而過，現在就讓我連過去吧！」我說。

「部隊需要整頓且要糧彈的補充，可能在黃昏時你連首先渡河佔領灘頭陣地好好的選擇地形。」團長說。

夜七時正，我團開始渡河。本連在強大炮火掩護下，首先強行敵前渡河。此時，敵人的照明彈、閃光彈、炮彈、擲彈筒彈、機關槍、步槍與各式的兵器，閃爍出各種不同的火光，把整個的渡河地區交織成一幅五色繽紛的畫面，企圖阻止我連渡河。雖然如此，我連仍然一波一波的衝上彼岸佔領橋頭陣地，掩護我團主力渡河，向敵軍攻擊。（下期續完）